

奎壁书经

一函
四册
函

書卷之二

蔡沈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是功也

聲 王去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

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聲 華去

夏書 禹貢

卷二

相去
聲便
乎聲

習
殺音
曉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理。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距河堯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鬼氏曰。亦所以尊京。既載壺口。經始治之。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既載壺口。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制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

慶音
庶疎
育聳

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堯。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堯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卽其用王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當於此詳之。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旣事壺口。乃卽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子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

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沽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劇道元謂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行音 祝涑 音來 龜音 免

覃音 談

玩

砧礫

音零

力伍

鋪杯

反

題 緹音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

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

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

絳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砧礫。則漸遷而東。漢初

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厥土惟

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柔土曰壤

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故民樹藝。與因

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

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

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曾氏曰。冀州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治平

冠 瘧音

錯厥田惟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

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也廣而

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帥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

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

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

天子封內之地無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所事於貢篚也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

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

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

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呼音

蟬音

音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涇。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具冀以及枯涿之南，率皆穿西山。踴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涿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原。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島夷皮服。夷海曲曰島。海鳥之夾右碣石入夏書禹貢。

于河

竭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

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

南三面。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北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瀉。溥。易。皆。虫。高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

在。河。以。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

濟上

甬音

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濟。河。惟

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濟。河。惟

亮州

亮州。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亮州

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

亮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

沛子
禮反

肅音

樂音
洛

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交作沛。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以古文爲正。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棗州瀉河北。與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

聲要民悉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
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
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
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為兩說。夏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
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
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
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
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
昔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
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
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
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
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
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

聲 强上

汜 音 雍 沮

皆石不應什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自古河自今以為海處
 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兩東北風海水盜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鄆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
 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
 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雷夏
 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雷夏
 既澤陽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
 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沮會同
 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沮二水各灘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
 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曰汜水受陳畱

狙獾

音疽

釋睢

音綴

澁音

楚

墳音
粉絲
音遺

如音

儀陰溝。至蒙為澁水。東入于泗。水經坂水出
 陰溝。東至蒙為狙獾。則澁水即坂水也。澁之
 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澁
 濟出為澁。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而一。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
 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桑也。蠶利而獨於亮言之者。亮地宜桑。後世之
 賴其利。而獨於亮言之者。亮地宜桑。後世之
 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亮地多在卑
 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
 居平。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起也。
 地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亮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

又音

聲鮮上

得其生至是或入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
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水亦得遂
其性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亮賦最薄言君
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亮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
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
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
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亮地
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

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
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

漚音

軫音
淄音
惟支

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浮于
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人於篚也。浮于

濟。漚。達于河。漚。舟行水曰浮。漚者。河之支流也。

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

按地志曰。漚水出東郡東武陽。至于乘入海。

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漚殊異。然亦海岱惟

不能明言漚河所在。未詳其地也。海岱惟

青州也。今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嶠夷既略。嶠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

淄其道。淄。淄水名。淄水地志云。出瑯琊郡

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
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濰州淄川縣東南七十
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
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

泉音
徙糜
音掩

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竟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北之他州。用力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之地。廣漠而最省者也。厥田惟上。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第四也。賦。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峽。絲。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斤。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旣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峽。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

夏書

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

玩好也萊夷顏師古以萊山之夷齊有萊侯

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

以畜牧為生也糜山桑也山桑之絲其勒中

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浮于

之為繪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蘭

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襄

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

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不言達河者海岱及淮惟徐州至海南至淮

勒音

韞音

夏書

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

玩好也萊夷顏師古以萊山之夷齊有萊侯

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

以畜牧為生也糜山桑也山桑之絲其勒中

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浮于

之為繪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蘭

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襄

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

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不言達河者海岱及淮惟徐州至海南至淮

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淮沂其

又淮沂二水各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

尤在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閒始大其泛濫為患

云出於泰山郡蓋縣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

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南

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

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

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洳。而獨以

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

沐。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

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又蒙羽其藝

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沂又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

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

禹貢

卷二

胸音
集猪
音諸

荷音
哥

聲
數入

嚴
黏音

縣南。今海州胸山縣。大野既猪。大野澤名。地

也。藝者言可種藝也。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

而復流者謂之猪。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

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鄆道元謂一水東南流

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

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

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東原。底平。東原。漢之東

或皆。大野之地也。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

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

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

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

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

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周有專埴之工。如

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厥土

厥土

延

贖音 織音 暹 璽音 位 璽 欣去 聲

老氏言。挺。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挺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厥田惟上

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閒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

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其以

白茅。以爲上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

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

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

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

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

夏。書禹貢。

夏書禹貢

一

卷二

朝音
潮

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岷。則其名山以羽
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
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
以向日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
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
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
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
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
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
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之夷也。蠙蚌之
別名也。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
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
羽岷。孤桐之生于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
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
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白

諸猪音

篋厥玄黃織縞皆繪也。禮曰及期而大祥。春

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繪之名也。曾氏曰玄赤

而有黑色。以之為衰。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

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皆服也。黑經白緯。所

曰織。織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縞。浮

于淮泗。達于河。許慎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

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濼水至于泗也。許慎

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

沛。然則泗之源自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

沛亦可以通河也。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

南至彭蠡。既猪。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纁

于海。彭蠡既猪。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

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陽鳥攸居。陽鳥

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陽鳥攸居。隨陽

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

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

馬貢。上。卷二

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三江既入唐仲初

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吳都賦

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

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

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者是也○又接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

江嶠家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既有中北二

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今按此為三江

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

若可依據然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

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于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如其說不通遂

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

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

窮矣以其說易以惑入故并及之或白江漢

之水揚州巨侵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

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

為去聲

嶠音

篠簞
音小

淖音
闕

宗于海刑州固備言之是亦可震澤底定

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也篠簞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地多水其土淖田第九等賦第七等維出第六等也言下上

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

言下上上錯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奇子
上聲

錫貢

三品。金玉銀銅也。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筈。簞

之材。中於樂之管。簞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簞。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

為旌。旌。木可以備棟。字器械之用也。鳥夷。東

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

各。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

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

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櫛。大

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浴于江

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浴。浴。江入海。自海

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浴于海。至吳始開。邢

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

邪音

潮朝音

淮汨而注之江。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北距南條

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

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也。江漢朝宗于海。江

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江漢朝宗于海。漢

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

巴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水至海而九

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

江孔殷。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
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
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
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
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沅水。辰水。敘水。酉
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
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
接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

夏書禹貢

蚌與
蚌同

應乎
聲

夏書
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螾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閒。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閒。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旣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并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側。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沱潛旣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益以明矣。沱潛旣道。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

杔音 春活 天去 聲春 砥音 利紙 斲音 斲音

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雲

土夢作又

曰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

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荊州之士與揚州同。

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杔榦。栝柏。礪砥。斲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

籍路

摺音

戶

音鬼

音

精纏

音熏

叔

音

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無優劣矣。柁、栝、柏、三木名也。柁木似檣而可為弓餘。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各礪，以麤礪為稱。柁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柁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柁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若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栝肅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二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栝之有各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

疽音

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有

纒。周禮染人夏纒玄纒絳色幣也。璣珠不圓

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

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

於土。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

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

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

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

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

循枝派。期於荆河。惟豫州之域。西南至

便事而已。荆河。豫州之域。西南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

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

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

夏書禹貢

禹貢

七

卷二

漢書

免通音

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
 上洛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
 南。灋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
 也。灋水。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
 灋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縣也。灋水。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澗池之間。今灋
 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
 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
 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瀨
 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灋澗
 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
 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四水並流。小大相滎。波既豬。滎波。二水名。濟
 敵故也。詳見下文。滎波。既豬。水自今鄭州滎澤
 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
 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

滎音

宛句
音澗
劬

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
 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
 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
 曰禹塞涇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
 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
 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
 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浚
 波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
 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孔氏以滎導滎澤被孟豬在濟陰郡
 波為一水者非也定陶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簡
 定陶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簡
 荷山故名其澤為滎澤也蓋滎水所經水
 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
 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
 東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廣城
 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廣城
 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滎水衍
 夏書禹貢

溢導其餘波入于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不

豬不常人也故曰被厥土惟壤下土墳壚不

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厥

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等雜出第一等也厥

貢漆泉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官載師漆

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

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

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

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

但言貢泉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

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

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

音曠 音曠

音曠

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

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

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

立言之法也。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

之西境，則浮于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

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華山即太岷。嶓既藝。嶓，二

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岷嶓既藝。嶓，二

山。地志在蜀郡。岷氏道西徽外。在今茂州汶

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

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

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

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氏道

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

皮音

夏書禹貢

七

卷二

岩徒浪反

岷音民

夏言

二

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岩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岩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岩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岷山下西南潛出南

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出西南入漢。潛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

又接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

而見。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

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

開沫水。逕其閒。涸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

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

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

祭也。亦夷底績。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

嶺同

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

巖界羅岷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

恒在晉

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

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

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

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

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閒歲第

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閒歲第六等也。

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閒歲第一等也。梁之正

賦第八等。而閒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

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

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

璆與珠同

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鑊音

廁音

記

洮音

葭音

加遡音素

織皮也。鑊。玉。磬。鐵。柔。鐵也。鑊。剛。鐵也。鑊。可以刻。鑊者。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治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因桓。

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谷。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

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按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

音素

音素

音素

音素

音夷

兔音

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
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
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河
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
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
漢中穀可致。經言河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
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
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河。此又未
可曉也。絕河
而渡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據黑水。東距
西河。謂之西河者。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
主冀都而言也。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
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
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
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
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
園。未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

峽音 舉

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峽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山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汭縣弦蒲藪。汭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卽。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漆沮。既從。漆沮二水各。漆水屬渭汭二水也。

寰宇記自耀州同

戶鄂音

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

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

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

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

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

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

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函之

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

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

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

貢之漆。澧水攸同。澧水地志作鄂。出扶風鄂

水也。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

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

東北注之。曰屬。曰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曰同。皆主渭而言也。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于鳥鼠。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

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

夏書禹貢

二

卷二

聲度入

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
 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
 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
 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
 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
 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
 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
 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
 文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商。今邠州也。豬野地志
 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
 涼州姑臧縣也。洽水成功自高。而三危既宅。
 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三危既宅。
 三苗不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
 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
 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有
 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

驚音
傲音
音姚

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窳者已不殺而居

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

阻氣習使然今湖南搖洞時猶竊發厥土惟

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

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

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

功少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似珠者爾雅曰西

也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

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

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

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

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

卷二

二

二

二

二

現見音

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
 例以互見耳。○按邢昺奏乞下熙河路打造
 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
 丙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昺欲用
 此小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
 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
 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
 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
 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難積。不勝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昺之策
 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
 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
 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
 之以備。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卽河
 叅考云。織皮崑崙析支。在河關西。于餘里。渠搜
 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于餘里。渠搜
 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

坑行音

近胡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未。○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導岍及岐至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

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

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接寰字記。隴州岍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現見音

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各。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此寰武嵐憲者。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人

化華音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
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
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
屋而又一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
又次一文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
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
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
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
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
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
焉此北條大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
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

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

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
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

白巖山鳥鼠見荊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
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

宿音宗

傳去聲

夏書

三

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穎川郡密高縣
 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
 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
 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
 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
 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
 也之山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詳見梁州
 荆山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
 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
 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
 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岷
 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見梁

應去
聲應
乎聲

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
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
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
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
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
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
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
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謂敷淺原者惟廬阜在
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
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途
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
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
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
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
間湘水閉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爲敷

嶽煌
音豚
黃

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向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導弱。嶓冢之女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濬川也。弱。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潰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岐。導水則先弱水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嶽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緯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

峙池
土聲

嵩首

若江皆人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壘水爲黑水者恐其狃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耳。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嵩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夏書禹貢

卷二

卷二

坯徑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

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

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

者。卽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

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

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

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臯。鄭玄以

爲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

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

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

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旣非從東折北之

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

汭。旣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文爲絕遠。當以

爲絕遠。當以

蔥音
蔥闕
蕩練
反

黎陽者爲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
都縣枯涸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徒砵。至漢
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
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
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洛瀆
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
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洛水之
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亮
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各。九河旣淪于
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
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
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
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
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

尾曰閼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崐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崐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人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鬻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岷音民 嶓音波

食

阻齧音語

益音誓匿聲上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盛東於山峽間
 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
 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許其
 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闕去其齧齧
 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
 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
 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
 博不知此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
 又何所考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
 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氏道
 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
 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
 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

禹貢

二

卷二

漢音

鄱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為漢水
 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
 東流為滄浪之水鄱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
 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
 也三滌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
 南流者名滌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漢
 水疑即三滌之一然據左傳漳滌簞滌則為
 水際未可曉也夫別見導山人江在今漢陽
 軍漢陽縣匯廻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
 江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
 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
 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
 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
 則廬自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
 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

聲

州之流。猪而為澤。泛溢塞過。初無仰於江漢。而衆流
 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
 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
 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
 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
 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
 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
 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
 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大江。則
 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
 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
 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
 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閒。蜀嶺雪
 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
 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
 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
 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
 之。洪水之患。惟何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

夏書禹貢

卷二

二

音里
水名

會于
木作
會爲

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再親蒞而身督之若
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
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瘡彭蠡乏閒乃三苗
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
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
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
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
怪者然則番陽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
之爲彭蠡信矣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各
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不

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
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
九江澧水旣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別
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川巴陵縣也地志在廬

沈音

江西西北者非是會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沈水濟水也發源為

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

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

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

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

五步其深一丈谷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

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

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

復扶尺反

夏禹貢

卷二

應乎

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
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
與昔同。然則榮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
流也。程氏曰：榮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
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
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
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
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榮而
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清
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沔條。例若斷若
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
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
伏。南豐會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
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
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

豹音

潑音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垂。至于麻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豹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穢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潑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州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潑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疾。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非之。顧弗深考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

灋
音風水

灋音風

灋音罪

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灋。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

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

鳥鼠山西北。禹只自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

澗。灋。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

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

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

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

陂音卑

禱鋤
加反

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
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
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
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
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
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

滌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榑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

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所歸。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

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六府孔修。庶士交正。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大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銓音
質結

夷台音

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財。非。特。
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各。物。交。相。
正。焉。以。在。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
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
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
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各。物。以。
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
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錫。土。姓。錫。土。姓。者。言。
而。已。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姓。以。立。
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祗。合。
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祗。合。
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遠。也。禹。平。水。土。定。土。
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五。百。里。甸。服。
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

秭音甲
禾稈也

同

上聲 藝去

籩與 相同

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賦之事故謂

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

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銚半藁也半藁去皮

曰秭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

納總銚秭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秭

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

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

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籩皮納也外

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

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

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

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

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

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祭音薩放也
不念菜

度入聲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二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

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

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

爲二等也。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

服五百里而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爲二等也。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

處上
聲

要平
聲

而。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

長上聲

扈邾並侯古反

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

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上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郿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

姚疏
蔡反
邳倉
悲反

怙音
戶稔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衆。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

忍枕

勦焦
上聲

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

也皆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汨五行

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右

取倒
馮反
敵上
獲反

旃音
拂

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
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
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鼓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戟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
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
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命賞于祖不用
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命戮于社予則孥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
狩以遷廟主行左傳

軍行旃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
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祖左陽也故賞于左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
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孥
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危

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憂慙

夏書甘誓
卷二

與訓音

戮辱也。擗，猶秋官司厲擗男子以爲罪隸之。擗，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擗耳。古者罰弗及嗣，擗戮之刑非三伐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擗戮者，非常刑也。常刑之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剔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大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如祭祀之尸。

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馨音

弁蒲
官反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
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
大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
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
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

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
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

說文羿帝馨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
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
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親之
過大而不可救母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
亡之不可救母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卷二

邑 邑音

聲 分去

夏書

三

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國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緣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其一曰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禹

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恤嗇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

索不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

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

失衆也民心怨哲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

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

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

畏者申結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其義也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發音 秘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畷

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字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

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

又復扶

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日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

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

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亡而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絕祀

明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

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

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

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

聲

治平

仇音
求

徬徨
音旁

皇思
去聲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
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
亦有不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
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
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怩女夷反○曷何也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徬

徬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
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
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

詩五子之歌

色也。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

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不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由父臣善仲康，能命胤侯將遣師。胤侯能承人師，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以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

將去 聲 篡初 患反

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
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胤侯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

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

之命必木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

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

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

相去
声

復書胤征
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
 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
 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義氏和氏夏合為一官
 曰胤后者諸侯人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
 謂之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

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

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共乃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

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
 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
 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
 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省悉
 井反

朔 師音

齋悉 則反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

官適慈秋友鐸達各反。○道人宣令之。

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警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

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

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

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惟時義和顛覆厥

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

聲合上

聲傳去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

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

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

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月蝕在仲康卽位之五年

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

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白走者以見日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戲愾音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今予以爾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

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

也。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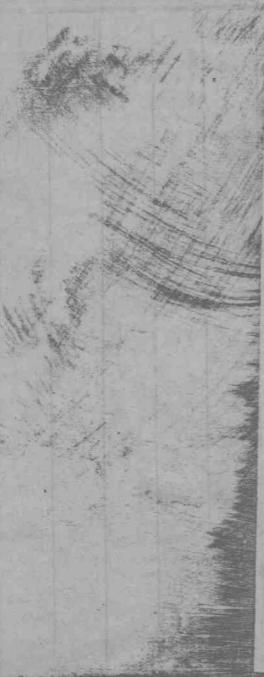
夏書胤征

卷二

廉反○崐出玉山各岡山春也逸過渠大也
 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
 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
 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周治之舊染汙習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
 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
 官離次傲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
 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
 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
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者
 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
 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復扶以反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未而復嗟歎。
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卷之四
四



書卷之三

蔡沈集傳

契音滑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各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

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商書 湯誓

卷三

劉音

論去聲

喪去聲

剽音異

應去聲

不敢不正

稽。劉獲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

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

邑之衆。舍我劉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今汝其

極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曰夏罪其如合。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剽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

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

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

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

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也。

仲虺之誥。仲虺。許倅反。○仲虺。臣名。奚仲。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

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

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相去聲

商書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

二

卷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好去聲

聲忘去

扶夫音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

夏王有罪。矯誣上

子之言。則仲虺之誥

三

卷三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

不從。矯詐誣罔。記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

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

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

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批卑履反。簡略繁

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

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

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

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

有秀音

聲惡

處上聲

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是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除桀。以莠秕除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

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

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忌。能

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

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苟書仲虺之誥

日

卷三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入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

成盛音

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

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

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

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易去聲

上惡去聲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慝。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德日新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商書 仲虺之誥

五

卷三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他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以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商之。人之有餘。天之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云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聲好去

扶夫音

素邇音

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邇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

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求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

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未保其天命矣。桀逆天命。而天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商書仲虺之誥

卷三

分去

朝音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中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穀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扶夫音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
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
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
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
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
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
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
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
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懼鄰知反茶音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
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寃於天

怡台音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勳。○肆故也。故我小子

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

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

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

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

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

卽就。悖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悖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幾平聲

怨簡聞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嗚呼。尙克時忱。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形見。

行音
佩

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豕。長也。禮有豕子豕婦之名。周人亦謂之豕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豕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豕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王之後。服仲王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

行音

卷三

扶夫音

潮朝音

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年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廡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方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見音
現下
同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
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
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
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
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
爲嗣王嗣仲王而王也太甲太卜之子仲王
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
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王之
柩前方居憂於仲王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
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
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
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間雖
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旣已耐于
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事但此書
本爲伊尹稱湯以調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
之事爾餘
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

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彼。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

者。若。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

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

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

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豐。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

都。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也。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

長上聲

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

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惟

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製卜筮人卦

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又又人之

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

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

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弗逆

樂音
洛

易去
聲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閒。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覲刑
狹反
好惡
並去
聲

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松殉

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

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

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

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

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

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是訓之。欲其人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

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

此。劉侍講曰。墨卽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

臯陶之刑。貪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

商書伊誥

上

卷三

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

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

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

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

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

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

應去聲

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

文。其閒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肆命。禮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

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

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伊尹作書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

緒。

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

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戒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其基業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

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

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

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

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

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王。惟庸罔

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相去聲

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深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

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

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

鮮上聲

聲中去

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

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

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

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玉未克變，習也。此亦史

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

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

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女哀思，興

從子
勇反
勇
勇音

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

允德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更以導

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典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

商書

太甲中

七

卷三

扶天音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

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

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

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

一且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

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

墜。今其自是有求，豈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

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扶夫音

圖惟厥終

道胡坑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

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

身言之也速名之急也戾罪孽災道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

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

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

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茲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

乎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放度

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

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

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卽仲虺后

來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曰：苟曰新。曰日新。又曰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

不可頃刻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險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重平聲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鳴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

易去聲

商書太甲下

七

卷三

喪夫
聲

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也。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之行之者矣。亂亦古人之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敬

論法
聲

雙古
否反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合緒。庶幾其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無輕民事。惟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難。母安君位而思其危。慎終于始。以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易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商書
太甲下

六

卷三

弛音始

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于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情之偏也

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

也元大良善真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

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永信其

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

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作靡常

商書咸有一德

七

卷三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

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也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故得天得民

復扶又反

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則維

左音佐

天音扶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習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德。故也。

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常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

始有常而無間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乃所以日新也。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

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

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

者。可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商書 咸有一德

三

卷三

善無常主協于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

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

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

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

書精一數語之伴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外惟此爲精密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

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

行去聲

與去聲

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

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朝親盡，則遷必有

視音

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

現見音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可掩者。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

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

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

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商書

咸有一德

三

卷三

聲聞去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段，而

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爰

呼去聲

台音怡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詰實詰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

庚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

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

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曰我王來既爰

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也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

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

湯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十亦曰此

三

地無若我何。言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可居。決當遷也。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斷都
管反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

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十

之事。仲丁。河。宣。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

宣易
卓反
聶音
敖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宣甲居相。祖乙居

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

言祖乙遷邢。或

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牙

濁音 昔齒 音魯 塾音 店隘 矮去

葛反。又魚列反。○顛，什也。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葉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什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求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教反。○敦，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濁鹵塾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

與恣怨。閒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

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

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行書盤庚上 三 卷三

爲去聲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以民患渴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母得過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

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饒乃
交切

易去
聲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
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
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倏箴在外則
不和吉言于百姓。饒。饒多言。凡起信於民者
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之人。下交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荒。窳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

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若網
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
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商書盤庚上
云
卷三

遷徙勞苦。而有未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

之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於民。與汝婚姻僚反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乃不畏

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

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禍

相去
声

復音
腹

察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恫音通。燎，盧皎反。撲，普十反。吉，好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也。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詩書盤庚上

卷三

卷三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遲任。古。

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

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

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

人爲老人。又何

侮老成人之有

選去聲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須緇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敢也。非。

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

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

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

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

易去
声中去
聲

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

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

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

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

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

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

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無有遠邇用罪伐厥

我一人遷徙之謀也。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

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

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所當罰也。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亶。當早反。造。七到反。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聲亦上

曉之。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鳴

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

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

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

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其憂也。殷降大虐。先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比。昆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

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

樂音
洛夫
音扶

遷汝也。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

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恣胥怨，而此以

爲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

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

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

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

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聲聞去

洛樂音

怒曷瘳

忱時住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

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

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聞斷不屬

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

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

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下文言。今予命汝。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商書盤庚中

三

卷三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迂。雲居反。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

畜汝衆。

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

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

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

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

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音

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

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戕。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

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

商書。盤庚中。

元

卷三

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緩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

爲去聲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不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不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卽利。故盤庚

易去聲

橫去聲

以具具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

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告汝不。易。卽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

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其念之

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於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乃有不吉

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有言。盤庚中

三

卷三

聿聲

去聲 慰勞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

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

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

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

大命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是賢

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

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阜南。轅。轄。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高水而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蕩析

契私 烈反 轅音 遷

商書 盤庚下

三

卷三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

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

定止將罔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遷也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乃上天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肆予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

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十用宏茲

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

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

衆亦非敢罔違我十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

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長上

相去聲 好去聲

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請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

汝以念敬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

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今

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九反。羞

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主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

卷三

無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自庸。無母同總

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未在一心。欲其久而

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

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

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

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

腹復音

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音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命亮龍張反陰鳥舍反○亮亦作諫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

諫陰三年鄭氏註云諫古作梁指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可書說命上 卷三

喪去聲

怡合音

易去聲

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閒。帝賚良弼。其念慮所手精神。乃審厥象。俾以形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會

台音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

繪其形象旁求丁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

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十築傅巖在

號之閒肖似也與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

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

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豕宰兼師

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

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

命之曰朝夕納

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

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

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尚書說命上

卷三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爲霖。高宗托物以

若一意然。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漑

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者。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暝見反。眩熒絹反。

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與眩。瘳愈也。弗瞑

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

也。所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必益反。匡正率

也。說旣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

悅說音

之道。蹈成湯之迹。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以安天下之民也。敬我是命。其思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也。是命上文所命者。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豕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長上聲

為云聲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

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

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

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冑直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一者所

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

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

富去
声

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昵。尼亦反。庶官治亂之

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

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

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

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

治也。私昵惡得。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

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

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

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

有過人之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

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時。時措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其

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

命說中

三

卷三

喪去聲

強上聲

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

於其能。則人不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

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

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母開寵幸者如此。

侮母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强。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

則一矣。一故政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蕪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

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
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
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

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

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

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

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

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

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士

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

聲量去

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台音怡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

應去聲

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遜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

禮
歟
音

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

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

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

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

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

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

能有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亦師古以求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

之人學古訓

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

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

身治

平聲

克

商書說命下

三

卷三

長去聲

扶去音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
 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
 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深
 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同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而不懈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反胡
 ○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敦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閒斷則德

應乎聲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
曰教教於為學之道一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
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
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

釋教機權而誤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論聖賢之學也**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
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

言遵先王之法而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又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
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又列于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王曰
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
天下皆

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
汝之教也

說命下
三
卷三

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勳葉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

深所望益功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

衡猶阿衡作典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

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

長上聲

有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慚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合王傅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維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之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居候反○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日

亦禰

彤周曰釋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也

音你

商書

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

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雝雝之異

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

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乃訓于王曰

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求有不求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

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

爾降年有求有不求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求

非天折其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

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

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者不敢斥也

時詳市反

天妖古聲

謹率
去聲

數音
朔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合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

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

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

當因雉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於祭祀傳說

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雉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

邪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

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昌姓姬氏。西伯文王也。名

西伯戡黎

四

卷三

聲幾平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不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紂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浚。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一。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各。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来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禮記

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

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聲度入

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

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棄常法也。

今我民罔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怡音

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

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

西伯戡黎

四

卷三

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
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

紂嘆息謂民雖欲亡我。我

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倉舍舍

含

喪去聲

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
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
天。惟與天同。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德者。方可。邦。功。事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
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
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
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
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
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

其去聲

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交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各篇。今古文文皆有。

少去聲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

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微子

三

卷三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殷罔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殷罔

好去聲

不。小大好草。竊姦。兇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去聲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之股

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兇土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眾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土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曰。父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

更平聲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出尺類反。隳賤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

辭也。何其。詔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

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

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

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

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

荷音

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長。嘒其耆長。

荷音

四

卷二

長土聲

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谷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

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日牲。犧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持草竊姦

宄而已哉。此谷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

讎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拑斂之也。不怠，力

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歛去聲 拑音

長上
聲

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故以
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孱而無所
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

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

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

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

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

適以害子。子若不法。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
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
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文上

四

文

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交。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于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